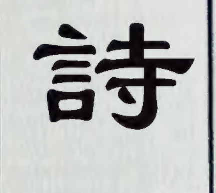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棲霞牟應震寅同氏纂

大雅

問大雅為大臣作有據乎曰集傳以大雅為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其說良是所不可通者民勞以下諸篇耳今即詩文味之多老臣告新進之詞小雅無是也亨心細其義故於小雅多曰大夫而於大雅則曰召康公召穆公凡伯仍叔衛武公也問有次乎曰文王之三定為兩君相見之樂故首之棫樸武受命也開國之始也旱麓酬功也思齊統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美前人曰古之人無斁三王之追崇奕之所由敘也靈臺美文之之成化下武美武之傳家均宜不祧者也有聲之所由敘也頌王迹之興始于太王而水木之源本于后稷以之配天不亦宜乎右敘世家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紀修焉行葦言兄弟既醉言朋友猶鹿鳴之三三之繼以常棣伐木也鳧鷖燕也假樂答

也猶間歌之三之繼以蓼蕭諸篇也彼燕諸侯故小雅此燕尸故大雅也公劉中興之君覗天不能追王不及也故補敘之也泂酌以下皆言臣子事雲漢以下爲宣王時詩瞻卬以下爲幽王時詩序說自明似不謬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新命謂武王有天下也不古同丕言文王之神上昭于天矣周邦雖舊而武王能新其命以有天下周之所以丕顯命之所以丕時者以文王陟降日在帝左右故也舊解八句統屬文王詞義重複矣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本作斖勤於政治也厥循也緝周受執
事言文之孫子陳錫始偏亦謂有天下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假感也說見思濟天命有商孫子作一句讀與
下上帝既命作呼應文義自明不須節外搏轉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
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藎進也藎臣用人也文王以多士
而寧則王之用人可不念爾祖乎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虞猶誤也儀須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殷折正之意竟典以殷仲春呂刑惟殷於民言如有疑誤之處殷正於天而天無聲臭但法文王萬邦作孚矣

文王

述文王德業以戒成王也首章總冒下四章並挿作對亹亹言其業穆穆言其德陳錫四句言周之孫子假哉八句言商之孫子凡周之士十句言周之臣士殷士膚敏四句言商之臣士王之藎臣二句結上用人無念爾祖二句起下修德修德則永命喪師則失命一勸一戒亦反正作對末章

總結無遏爾躬應緝熙宣昭義問應令問有虞殷自天應首章末四句一開一合歸重法文大學之慎德用人中庸之修身尊賢皆此義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明明顯著也總冒下文娶妻生子受國有天下之事赫赫總冒下文天字二句爲通篇之綱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周以國言京以都言篤公劉曰乃覯於京後世因之凡天子所居皆謂之京云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既猶云已然也對有命自天言之初載猶云少年也嘉嘉禮也謂行求婚之禮也大邦美姓之國子即思齊所云周美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俔韓詩作磬譬也一說俔天人名猶衛風東宮之妹也文謂文王定祥謂行問名請期之禮不同丕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有又也纘繼也太姒爲文王繼妃故曰纘女長子謂伯邑考行行次猶今云排行也　問太姒爲繼妃何據曰以本篇及思齊篇證之也前曰有命既集此又曰有命自天前曰親迎于渭此又曰于周于京前曰大邦有子此又曰纘女維莘若非兩人則文義爲複若非繼妃則纘字無著矣此云于周于京思齊云京室之婦此云纘女維莘思齊云太姒嗣徽音則兩篇對勘之不亦合耶古諸侯一娶九女鄰國之女皆媵又曰諸侯不再娶其姜元而姒次與抑姜先亡而姒繼立與此則不可知矣且綿稱古公稱姜女未追王也思齊作於追王之後故曰太任太姒也任姒稱太而太王之妃反稱周姜詩人必不若是疎忽其不得與太姒並稱者姒母以子貴也曰元與次有尊卑否曰此不可知黃帝四妃帝嚳四妃春秋齊桓三夫人衛莊娶于齊又娶于陳居今言上古事如說夢語無據而臆斷之妄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侯亦通候猶云侯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涼韓引詩作亮爾雅亮相也書惟時亮天工史作相天功

大明 述天立配以興周也陰教爲陽教之助賢母孝聖子之原言季配曰來自殷商隱有天意在言

文配曰天監在下曰有命自天總言天之佑周而

惟德之行厥德不回則言周之能承天也殷適二

字與生此文王篤生武王作反對佐命甚多

獨表尚父爲邑姜地有賢父必生賢女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民謂后稷生民曰厥初生民土猶居也自土沮漆謂公劉下皆言太王事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水渭水也自西南來由渭西涯而行故曰率西水滸今解水爲漆沮由漆沮而上則西北下則東南去岐愈遠矣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日止日時者龜告以當止龜告以孔時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捄捊也謂調土也陾通輭土柔和也度投也削釋名削也屢猶云層也言墻削峻多層馮馮然高也馮馮猶云馮隆也文選註馮隆高貌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冡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拔除去也兌通悅書說命一作兌命言柞棫去而行道之人悅也駾馬疾行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質成言德化之遠蹶生言貽謀之長末四句歸重得人之效言太王造周至虞芮質成之時正文王蹶生之日吾謂惟有疏附之臣故有質成之國惟有先後奔走之臣故立家作廟百務畢舉惟有禦侮之臣故

混夷駾而喙也　問質成何據非文王曰毛傳以爲文王家語因之正義不知所本以詩文證之知爲太王非文王也或以二句爲倒裝然亦當云蹶厥與不當云蹶厥生也太王以文王之生傳國季歷而有天下故詩亦鄭重及之末四句一結如百川歸海氣象闊千四子曰何等精神屬之文王眞如贅疣矣

緜述太王興周也　上三篇意皆周公作互文見義有詳有畧與用之于兩君相見者天子諸侯其分異其治同天子有法諸侯寧不當法天子有戒諸侯寧不當戒且今之諸侯非卽思皇鷹揚附疏先後之孫子乎則用之于兩君相見也固宜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衆密也棫叢生多剌之木喻商室汙亂也薪槱喻利用勦伐也辟王武王也趣與促爲一字古曰趣今曰催也謂趣之伐紂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左右謂大臣也璋牙璋也周禮牙璋以起兵旅髦爾雅釋言選也士虎賁之士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烝徒舟師也史記白魚躍于王舟于邁東伐紂也六師天子六軍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爲章言有光也所謂會朝清明也壽考武王末受命也遐古讀若姑與胡通音胡與何同解故遐亦以何字解也遐不猶今曰豈不也遐不作人言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琢敦琢也領敦琢其旅章法度也載見曰求厥章相輔佐也如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金玉重之也民勞

王欲玉女首句言立政二句言用人三四句望其勉勉不怠永爲四方主也 問輔相之相讀去聲曰桑柔考慎其相與臧狂腸韵古無平仄之分也

棫樸 咏武王伐紂代商而君天下也 問舊以此誥屬文王曰武爲開國之君書文武並稱者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曰揚文武烈曰不迷文武勤教曰文王武王宣重光其專言武王者曰惟寧王德延曰申勸寧王之德曰丕單稱德至大雅之作無一語及之豈詩人意中只知有文不知有武乎序以二雅首數篇純歸文王後儒因之不敢有興辭皆於詩之文義未深考也即如此詩不曰文王而曰辟王曰周文王曰我王武王生前未有謚也又曰六師及之豈文王時已有六軍耶作武王說字字似有歸著作文王說則全成影響試取大明皇矣之稱道文王者對勘之有一字符合否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榛可爲贄宜於文事楛可爲矢宜於武事榛楛濟濟喻賢才多也豈凱之省文弟悌之省文豈弟猶云和氣也干盾之別名爾雅干扞也干祿扞衛天祿也干祿豈弟言君子以和樂之氣待賢才即所以扞祿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玉瓚喻賢才黃流喻福祿玉瓚承黃流喻有才德則可受福祿也降言以所干之祿降賢才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魚喻賢才戾天喻大位躍淵喻下位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封功臣於廟率之以承祀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柞棫喻賢才之多民燎喻民需賢才以養也勞者勞其能用賢才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亦喻賢才施有繫綿固結意言賢才常與朝廷相附則福自常與君子相屬矣回違也

旱麓

咏武王作人以致福也治天下莫重於得人文王稱多士大明表尚父緜體疏附諸臣之才棫樸及此篇言作人思齊言譽髦下武言有佐既醉言有僕嘉樂言朋友無一詩不以得人爲急務故棫樸之後即繼以旱麓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周姜文王元妃說見前篇

嗣繼也卽前篇所云纘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事心也祭祀誠敬也[illegible][illegible]孔惠孔時宗大宗也公先公也時未追王故稱公也寡妻邑姜也承上則百斯男句有武王事也上三句言奉祀宗廟而神享之下三句則家齊而國治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承上章刑于三句在廟承上章惠于三句不讀如字不顯承在廟無射承在宮此言爲諸侯事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戎兵事謂伐紂也疾病也見金縢烈功也假感也謂感格神明也閔前閔也式法也言用兵御疾雖未殄

絕而功成神佑總無瑕疵其立政也雖無前聞自合舊典其修德也雖無規諫自入正道此言爲天子事

假　問假字作感解何本曰假古讀若佑通作格詩作假四子書作格假通上下言之頌曰以假以享下感上也來假來享上感下也又如假以溢我假哉皇考昭假無贏昭假于下昭假烈祖昭假遲遲鬷假無言四海來假作感字解皆合用格字者詩一見神之格思見於四子書者致知在格物感觸也有耻且格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感化也易經則直用感字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假格感三字通義也若作大字至字解文義多不可通者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有德有造化行也古之人太王王季文王也首成人小子之有德有造者以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以貽我後人者也

思齊　頌武王平治天下也　附上三篇序皆屬之文王曰前後言文王事多且詳矣此三篇中有一字符合否今人作文倘求切題豈古人而以浮詞妄譽乎此篇如屬之文王徽音二句如贅疣寡妻二字亦非所以崇太姒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莫古暮字日暮則羣動息故借以爲安定字耆者老也猶言耄也憎惡也式憑也廓大也言上帝以彼二國爲耄憎其憑此廓大之土地乃西顧而以岐周與太王也後四句承中四句言之以四國與二國對故以四國爲彼而以二國爲此以二國與我周對故以二國爲其而以我周爲此也語意分曉以其字屬周與

數虛字不符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兌說也言柞棫除而松柏暢遂也作邦承上文作對起下文言旣以所省之山爲之立國又與之聖子令其作對太伯賢而王季大能與之對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度揣度也貊一作莫猶云默也德音猶云仁聞也言帝揣度王季之心施德於民恐招物忌故爲之貊其德音然德音雖貊而德修益明也類類太王也帝遷明德而王季類之故可以爲君爲長也大邦謂岐周王此大邦謂文王也順承也比合也言王此大邦承先業而能與王季比者又有文王也悔逼作悔靡悔明也言王季先言德後言克類言文王先言克比後言德文家一順一逆之法解者不知詩多倒裝之何立說遂多不合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通作盤援一讀若換畔援雙聲通作盤桓亦通作泮渙言不前進也歆羨言見異思遷也距至也徂往也阮共小國臣附於周者也言密至大邦之界既侵阮又往共也按釋詁止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聲聲鬪也色僞色也論語鬪也者色取仁而行違是讀若掌叟中夏也革兵革也德以寔爲至不以色取大聲鬪德以文爲何不以兵革長中夏　問中庸引詩聲色平對曰古引詩多斷章以字何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言言守卒喧嘩也公劉于時言言茀車蔽也碩人翟茀以朝仡仡守卒勇武也書秦誓仡仡勇夫

皇矣述追王王三王之由以告天下也文王之三分吉皇矣文王王季太王矣此復合言之上不及公劉后稷下不及武王其爲追王而作無疑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美文王化成也帝謂文王天與之庶民子來人與之矣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宜百世不祧矣

一說此亦美武王之詩有聲曰鎬京辟廱如制自文王必當敘之作豐之後孟子以爲文王者亦斷章取義耳肆不殄厥愠而以爲文王刑舒是懲而以爲周公皆此類也此說可通姑兩存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堂下也論語拜下禮也武迹也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足不離足布武則令云一步一步也猶傳家一代一代也故下云世有哲王又云繩其祖武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孚信也成王之孚謂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順德即孝也言上以孝則民而下即以孝應之也嗣後嗣也服行也上章言以孝法於天下此章言以孝傳於後世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不遐即前篇遐不也孔氏謂古人之語多倒是也

下武美武王以孝垂緒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發語辭首二句故作抑揚之詞以贊嘆之言文王能有聲乎不惟有聲且大有聲也在文王不遹求寧耳而人則樂於觀厥成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城內城也作豐猶城郭總言之也匹匹城也來從來也言文王內築城而衞以淢外作豐以匹其城非亟

已欲也不遹追前人從來之孝思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注言武由豐都鎬也維禹之績禹以治水功爲天子喻武都鎬而伐紂君天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卜重考卜也正之龜告以吉也成之更張大之不更遷都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通芹芹之爲言勤也豐水有芑喻文王勤勞於啟也仕傳事也事讀去聲論語以服事殷言武王豈不

事殷也翼如生民鳥覆翼之之翼言覆翼其後人也

文王有聲

遹世室不祧之由以告天下也　周由狄而邠而岐皆自北而南出岐而豐而鎬則自西而東邠岐荒裔之地聚族而居應無厲禁豐鎬商家分茅胙土之鄉珍人之國以漸擬都能無讓其遹乎此詩以有遹護言文王作豐而繼之曰非亟其欲聿追來孝爲承先許也言武王豈不任而繼之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爲裕後許也至其稱謂亦大有斟酌畢文謚以德著也稱王后明文之未爲天子也稱皇王者明武之已爲天子也畢武謚以功顯也先言文王者言其功之足爲王也后王後言武王者言其爲皇王之無愧於武也稱文王畢伐功稱武王重文教及互文見義也　文王稱王爲一大疑案謚之於詩曰王文王克生曰王此大邦曰下民之王曰王亦靈爾曰文王受命曰王王公伊濯曰王后烝哉令人不能無疑而稱武王則又別之曰皇王愈使人不能無疑矣如謂後人推尊

原可不論推其德行推其治化可也豈有身未王
后而以不經之名厚誣其先人者哉緜曰古公亶
父至頌則曰太王荒之可例觀也史記云詩人道
文王受命之年稱王歐陽公以爲妄說朱子曰武
成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說以在位五十年推之未
知九年當從何年數起也未見史遷全不是歐陽
公全是不如兩存之是朱子亦信其稱王而不皆
顯言之也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下云
追王只言太王王季亦一證也曰論語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之言不足信與曰三分有
二可以滅殷而代矣而卒不取焉非甚盛德者能
于春秋之時稱王者有矣不得不謂之以服事周
也使其三分有二亦能如周之不取焉否乎古時
勢與今殊論古事亦與今殊楚昭稱王而孔子歷
其聘梁惠齊宣稱王而孟子入其國意者三代之
前嚴於稱帝而寬於稱王故秦帝而
然士非之秦王而不關有譏之者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禋祀傳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禋祀上帝於郊禖履釋詁禮也帝上帝也武敏雙聲言速也歆猶言饗也言禮祀上帝帝速歆其祀猶後文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也賓之從人曰介有夾輔之意攸介言宮人介之當寢也攸止止寢所也震逼娠夙肅也　履帝有爲此觭疑義辨之者夥矣試以俗情論之跡爲上帝之跡此是上帝自作之妖神矣跡爲妖之跡則所生亦妖矣歆如有人道之感嫄之兆告而兆知之履所揣前後豈必絕無男女之事而稷之妊確自此一履得之嫄奚覺而奚信之元妃得男舉宮稱慶而曰此非天子子也其棄之嫄奚忍而天子奚聽之彌月之前載震載夙既生之後與巷寘冰前之保護者何意後之遺棄者何心事之不近人情者弗道焉可也史遷不知何本康成信緯書業得因之紫陽集傳亦用其說爲不可

辯矣曰簡狄亦有吞卵事曰吞卵之妄猶履跡之妄也世無取生鳥卵而吞之者豈簡狄外其可以學乎而有此吞乎亦不經之甚矣蓋上古傳聞失實者多據大戴禮摯堯稷契皆嚳子堯在位七十載崩年百十七歲稷契則年稚于堯當亦近百歲矣堯不能用而舜始用之豈理也哉或謂上古人壽永堯爲黃帝五世孫舜爲十世孫何堯之一脈若是壽舜之一繫獨若是促乎魯語殷人禘舜而祖契是又以契爲舜出矣箋謂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是又以稷爲非嚳子矣禋祀祭天非士庶所宜而后稷稱民魯頌赫赫姜嫄亦專舉女名而不及夫號尤不可解後人言古人事尋其文義取近理者附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發語辭副籀文作疈亦通作劈不坼不副言胞不破而産下也今連胞産下者亦有之無災無害謂姜嫄也以赫厥靈猶左云驚姜氏也居然生子言居然生此不坼不副之子故棄之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腓腓腓也字愛也謂以腓護之也鳥去二句倒裝蓋后稷呱而鳥乃去也鳥覆而胞坼胞坼而后稷始呱故寘巷寘冰不言呱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荏桂荏卽山有狀蘇之蘇葉如荻而大二者皆圓莢長莖葉下垂故狀之曰旆旆禾黍稷稻粱之總名四者以穟見優故曰穟穟麻麥叢密曰幪幪者言其幾密如幪幪也嗪說文大笑也瓜瓞然則皮有裂口如笑也卽此見詩人假物托興之妙非目驗不審也而茀以茂盛衆多等字爲解皆非的義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首四句總提言相穡之道在茀去豐草而所種之苗必鮮黃而茂矣下文方言布種事方房也椓開拆也苞生芽也言遺種也種種土中也褎聚土覆之也發苗長也秀結粒也堅穟堅也好無秕也穎粒生芒也栗粒堅實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

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糜爾雅作虋虋糜通音香草也取以釁酒芑通蕒取以芼牲故於秬秠曰穫畝於糜芑曰任負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我承祭者自謂也軷祓之假借脛肚肉也莊子腓無胈取羝以軷言取羝羊以其腓脛之肉燔烈之以爲羞也嗣繼也嗣歲猶言來歲言興來歲之農事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通仰後篇瞻卬昊天登當作鐙公劉既登乃依言仰爵豆實登以致敬也胡臭亶時起下三句言飴臭

之誠時蓋自后稷肇祀
無罪悔以至于今也
生民 述尊后稷配天之由以告天下也周禮稷蔬之月上辛之日祈穀於上帝以后稷配頌思文祈穀所用之
樂歌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行葦喻兄弟勿踐履喻不容讒諂間踰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咢古作㗁象口上理也咢說文譁訟也漢書咢咢黃髮師古註直言也後人加言作謌或歌或咢者旅酬

之後或歌或譁言極家人歡洽之情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祈道乞以祈黃耇乞言於老人也引翼老人引翼曾孫也壽考維祺言老人即古人也以介景福介福於曾孫也燕耆老之禮二章巳脩此章專言乞言之禮

行葦燕父兄耆老也　或以爲祭畢而燕祭畢而行射禮古無可據或以爲大射大射未舉旅先射不當敘於肆筵授几之後或以爲燕射不聞有選士之典或以爲養老燕射似爲近之旅酬之後繼

之以射行射之後置之以飲酒歡燕兄弟情意暢洽飲酒之後或歌或呶或射終之以乞言序曰忠厚也是爲得之正不必各執一說以聚訟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謂神也楚茨神具醉止德謂精誠通于神也左明德以薦馨香言爾既醉神以酒飽神以德矣故神介爾以景福也　介福自是神明事舊解以醉酒飽德屬之臣下則於介介福爲不協矣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爾殽既將薦熟也昭明昭然明者也記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言神之威靈令君子見之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和也高朗即昭明自人言之曰昭明自神言之曰高朗也令命之也俶始也言君子以昭明與神融和爲一則神以高朗令君子有終也終必有始公尸告之矣箋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爾謂君子也爾類類君子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亂

壼傳廣也箋壼之爲言捆也取堅固之意爾雅釋宮宮中衖謂之壼衖取通順之意爾雅說義長

其亂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景命明命也僕臣庶也言其孔如何天被以如爾之祿俾受景命者世有臣僕之旨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賜也從從君子也孫子僕之孫子也言其僕如何以爾之女士釐之釐之而亦生孫子世世從我祚胤也君子以奉先始而祚胤以承君子終之朋友以攝威儀始而僕之孫子以從君子之胥終之故曰令終有俶　舊解孫子亦屬君子既言孝子言胥矣又言孫子於文義爲複

既醉　受釐也以首章介爾景福爲綱二章中言之以三章令終有俶爲樞紐四章分兩對叢立節嘉君子之俶也攝以威儀朋友之俶也承錫祚胤君子之終也從以孫子朋友之終也受福之厚君與臣同之而臣之受福正以厚君子之福也此又一文法逐章生義蟬聯而下詩凡三見文王下武及此篇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鳧鷖樂傳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涇經之假借
水經流也經水中沙水涯渚水外積水㴻水外外
來水重來水之上流汜與以是爲次見王者之燕
遠漸遠也箋以首章燕祭宗廟之尸二章燕祭四
方萬物之尸三章燕祭天地之尸四章燕祭社稷
山川之尸五章燕祭七祀之尸豈一日之內無祀
不舉而合諸祀之
尸統燕於一日乎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古讀若古本雙聲字假樂君子猶所謂豈弟君
子也假言其感通領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樂言其喜
悅領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千祿
百福言以百福扞衛其祿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樂　集傳公尸答鳧鷖也首章總提穆穆二句稱子孫也不愆六句修令德也受福無疆申之也燕及朋友宜人也民之攸塈宜民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輯歛也書輯五瑞思輯用光言欲歛迹避狄[illegible]其前緒也揚舉也猶弓矢言張也匪居三[illegible]

日廼裹五句言其將行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于往也既庶既繁驟從者衆也既順人心同也廼宣宣令也而無永歎令詞也告從者無後悔也陟巘二句行路也末三句行裝也古書周多作舟言帶周于身也此亦字法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處處旅旅處也即今之帳房也末章于豳斯館乃作室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蹌蹌濟濟行遷廟之禮也俾筵俾几設以依神也既登登主于祏也乃依神依于主也筵進之也曹衆有司也乃造其曹進羣臣而燕之也食之飲之君禮臣也君之宗之臣戴君也自異姓言曰君自同姓言曰宗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單多通音嘽嘽駱馬說文引詩作痑痑駱馬今俗語以物之無偶者曰单頭即多頭也其軍三单言定三單之數而又有餘也豳始剏國未也荒猶今云開荒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卽

篤公劉述公劉造豳也首章避狄也二章敢行也三章至豳也四章定神室宴羣臣也五章定法制也六章營宮室而人民繁庶也　古人稱述先世功德不無過美而不以爲嫌情親故也造豳者斯何至太王時猶曰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泂迥之假借行潦喻外國諸侯注茲喻用於王親君子謂外諸侯也餴饎食物喻能養故曰父母罍禮器喻能教民民知向上故曰歸溉灌溉也可濯可溉爲用普也塈者生養遂而安息曰休也

泂酌〔illegible〕臣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翰王朝飄風自南翰諸侯自外來也君子諸侯之入為王卿士者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伴奐即泮渙也彌充而滿之也先公諸侯之先公也酋道之者文幽風四國是道商頌百祿是道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受命受天子命也

江漢于周受命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傾敬則憑憑端恭也疎敬則拱翼張拱也言其威儀則有馮有翼言其德行則有孝有德以是引翼四方四方爲則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猶雍雍卬卬猶昂昂亦以威儀言圭璋亦以德行言所謂比德于玉也自我言之曰引翼自人言之則曰聞望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鳳凰喻吉士吉人此則首上仰故曰媚于天子傅天則首下覛故曰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

雝喈喈

梧桐喻輔政者言大臣有待賢之盛而後賢才有和鳴之應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

車馬所以待賢者但言其
多以含蓄不盡之意結之

卷阿勉輔臣也二三四章勉其養性五六章勉其刑
列辟末四章勉其用賢問何不言戒成王曰
戒成王則文武可法必不曰似先公會矣四海爲
家必不曰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然猶可說也其
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爲君子使媚于天子王若
子天子皆謂成王不知若何說可通也箋以君子
爲在位之臣
得其解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
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詭隨柔惡也詭隨之用爲無良爲惛怓爲罔極爲醜厲爲繾綣勿縱者所以謹其機也寇虐剛惡也寇虐之甚爲不畏明爲俾民憂爲作慝爲敗正爲正反式遏者所以絕其流也究小人之情狀屢變其文而詭隨寇虐爲作惡之本故其文不變

民勞諷新輔臣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不然不循道也管管猶今俗云管束也亶信也不實于亶即出話不然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憲法也憲憲多法繩人也泄泄孟子猶沓沓也輯斂也憲憲之反也懌通作繹有條理也泄泄之反也莫

二章總提全詩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應是用大諫句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集傳戲侮也爾用憂謔言可憂之事爾仍以戲謔處之也多猶曰少也應出語不然句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夸毗之者文毗比也比謂附和也威儀卒迷悖禮節也載尸不聽其言也殿屎說文作唸㕧雙聲字猶云呻吟也葵還作揆不能揆度其心也資猶貲也言設主衰亂則國無資矣而猶不惠我師乎應麽[illegible][illegible]道

句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道作誘樂記引詩作誘民孔易辟刑法也言天之牖民其機甚捷但使牖民而無益以所不能則牖亦甚易耳蓋小民無知多羅于辟其無自我而更立法以繩之也應無然憲憲句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宗子襲王之適子也無俾城壞戒同僚維繫根本也周語彘之亂宣王在召公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老成謀國或有先見所謂遠猶也反應爲猶不遠句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反應無然

泄泄句

板刺政壞也晉之清談威儀迷也明之言路莫我敢葵也王莽之治新王安石之治宋自立辟也漢之七王唐之藩鎮藩垣屏翰之失計也秦隋之遊幸明之不覲朝戲豫馳驅之無度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辟君也下併字同言上帝而蕩蕩也下民安其君矣上帝而疾威也則命爲君者不一君矣蓋天生民甚後故命之爲君者難保其終爲君也開國之君能不有初數傳而後不克有終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慆德節驕禦掊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而古亦通如淡岢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秉執也禦禦剛愎有似于義故曰義類也冠攘卻掊克也作作與也祝猶屬也干旄素絲祝之言以其人如秉義類而重之乃彊禦招怨于人者也以其人懟對斂給而才之乃寇攘爲害于內者也以如此之人而作與之且繫屬之其尚有究極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

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從由也式法也不義從式言不以從式爲義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如蜩如螗言之亂也如沸如羹動之狂也荒腆于酒之象也小大謂列邦也即書所謂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人謂民也即書所謂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奰說文壯大也猶言盛也言放蕩無禮身然喪威儀列邦庶事化之盛于中國延及遠方也亦即書所云越在內服越在外服是也此承上章而

酒而有當與
酒酣對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

刺王也首章總提二三四章言其任用匪人以致
德之不修五六章言其斷酒七章責其不用賢末
章總結應首章末四句　小雅刺宣王者五刺幽
王者三十三大雅刺厲王者五刺幽王者二爲人
臣子食德服疇辭讓之賜而怨之若仇敵詈之若
盜賊詩人之心未必無忌憚若斯而序致厚誣之
序其詩人之罪人乎而或以爲子夏作是又厚誣
子夏也淅雅百二十一篇惟此篇刺王王不可刺

假之處商自不敢制托之
文王所謂溫柔敦厚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謙下也愚不慎儀也職釋詁主也凡言職者同
言德蘊于內不可見抑抑威儀飾德之見端也乃不
知慎儀故人言靡哲不愚也彼庶人之愚人猶諒之
亦主爲生質之疾若哲人之愚則以不慎儀取戾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無競謙遜不爭勝也柔柔秉心無競商頌不競不[illegible]
人仁也維人猶云維仁也中庸仁者人也釋名[illegible]
也覺說文寤也孟子先覺覺後覺訏謨遠猶[illegible]
也上四句引周頌成辭少變其文積起下四句言[illegible]

人有言無競維人則四方訓之有覺德行則四國順
之今爾當國亦當求訏謨以定命于己求遠猷以辰
告于君其維何威儀是也能敬慎之則民則之矣
問人作仁解何據曰人古寫作𡰥即仁字也古人
不多用仁字尚書今文一見予仁若考詩二見洵美
且仁其人美且仁不過作愛字解言人則仁在其中
矣藹然無斁非仁而何此蓋
以仁與行觀起威儀二字也

其在于今興句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顛覆厥德失其本也荒湛于酒因之失儀也紹繼也
紹其先人執政也末二句令其讀酒誥取法先王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
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首三句承荒湎言之夙興夜寐謂起居也洒埽廷內清心志也愼儀之功也末四句推廣言之修文及當脩武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承上言質民謹度固可以戒不虞然果能愼言敬儀亦無往而不柔嘉也言儀中之要故下文反覆言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苟說文自急飭也字從羊頭譌若亟與草頭字別無曰苟矣言無曰能自急飭也讎通作酬酬功漢書作讎功言言之不可逝者誠以言之無言不讎亦猶德之無德不報我之言能順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惠

于小子則子孫繩繩惠于朕民則萬民莫不承奉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君子同僚大位也不遐有愆言無愆也

上三句謹于廣衆下七句謹于幽獨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章專以感召言柯法也辟字貫下四句僭僭儀也賊賊德也童童子也角麃觕鏡也𧷤勝負也言法爾之爲德則至于臧嘉淑慎如爾之止則不愆于儀益爾之德儀不僭不賊故民鮮不以之爲則也若投桃

報李彼童子之角勝實訌惑汝小子耳不足取以爲法也結二章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柔木喻人有受教之質言緡之絲箋被之絃以爲弓也喻人能受教也緡亦字法民下民也言此愚人以我爲僭且謂下民各有其心何能辟不爲則也結首章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事總承上文所言之事也知知本所示以立政也迫子言慈愛其子也靡盈民貧也頌百室盈止成成其治也　問靡盈句何以異解曰此章多言民曰維民之則曰維民之章曰萬民靡不承曰民各有心結云

俾民大棘又不止于靡盈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教卽所示之事也言不用我之詩以教民而用之以虐民也亦聿既耄猶俗語轉眼便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告爾舊止告爾以舊事也意卽厲王流彘之事故下文云曰喪厥國又云取譬不遠大棘大困急也

抑

老臣教後進也首章教以修己二章教以治人三章至九章多言修己事末三章多言治人事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集傳據楚語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曰懿讀爲抑卽此篇按衛武以宣

王三十六年即位當厲王時其年方少故集傳以刺厲王爲謨而但取自儆之說然亦未見其必然也民勞曰我雖小子板曰聽我囂囂又曰小子蹻蹻又曰爾用憂謔而此篇亦曰於乎小子聽我藐藐覆用爲虐語意相同民勞未亂也故曰汔可小康板將亂也故曰喪亂蔑資流離以前詩也此曰喪厥國流離以後詩也亂益甚故詞益切不覺其言之長也又懿與抑亦異字未敢定其必爲此詩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旬當是旬字之訛旬一讀若句目搖也其下侯旬言下所蔭望也劉連條伐取也桑用於蠶劉則葉不復生故病民也桑喻賢良捋采喻賢良退黜此章總領全篇上四句頷惠君下九章下四句頷四牡下六章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具俱之省文步疑爲溥字之訛甫人謂浦爲步今云瓜步魚步步者瓜浦魚浦也溥省作浦因浦而訛爲步也小雅言天步天以帝爲主故可言步國主封疆如之何言步也下章國步蔑資愈難說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將猶言攜也疑凝之省文凝古讀疑故解曰定也君子謂王也維維持國事也無競不爭也誰亦斥長公諸臣也君子二句正爲王開脫立言有體爲辟君子之言下文維彼不順便坐王身極口痛詆應無如此詩人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僤多也古單與多通音說見前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況通作貺今俗語曰境況也削減也憂恤撫民也執熱喻已亂濯喻用賢其謂賢者言于此時而謀之毖之亂況庶可漸滅故告爾以憂恤更誨爾以序爵誰能已亂而不用賢乎如曰彼何能淑則惟有同入于陷溺而已　亂況承上三章憂恤起下二章序爵迎惡君下九章此章爲通篇前後樞紐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祿穡維寶代食維好

肅箋進也前進思救也莽帚草也捋而去之也代世也言民有欲進思救之心則捋之曰非爾力之所及爾當盡力祿穡則有力之民世享粒食矣祿穡寶也代食好也承上憂恤教民務農發生也舊以代食爲代祿食與上下章文義不協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王謂厲王首二句承四壯下三章言亂及王身也三四句承上章言務農又逢凶年也具贅結首二句卒荒結三四句末二句結首章之末二句以起下文言天既不我矜不得不望執政大臣用賢以已亂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厲亂之後共和爲政所謂惠君也不順謂與共和不順如長公榮夷公之屬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以鹿之相聚反喻朋友之相譖惠君不順意向不俾故曰不胥以穀進退維谷猶云左右掣肘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人有聖有愚我匪不能明言其賢愚也以有畏忌而不敢耳所長忌即不順也舊解謂王非是王已滅矣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爲荼毒

良人即聖人聖言其明通良言其才足有爲也忍心貪人皆謂愚人忍心言其酷貪酷相濟故變文形之也爲荼毒如太子匿召公家國人圍之是也　此章言不用賢而用不賢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空谷容風谿容蟲容賢作作興也不順即前章不順惡君者征正也猶言責也言良人而作興之治可轉而爲善彼不順者責之以中藏汙穢不可用也　此章言不惟不用良且以良爲不良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風入隧則順行反喩貪人敗善類也言即用人之言也順其意則爲可聽之言故對誦通作訟言與之爭辨則如醉也悖謬也言爾所用者匪良寧使我亦昏惑而悖乎　此章言以不良爲良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

陰同蔭赫同嚇言飛鳥亦有弋獲之時我恐女得禍故以忠言陰女而女反以言赫我也言諫之不聽也

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涼薄也民之罔極由女所用之人涼薄其心善背其言而又肆施虐政爲民不利之事如不克也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

回遹邪僻也競爭也寇暴也民之所以回遹者由女所用之人用力於爭民之所以未戾者由女所用之

人盜取民財以爲穀於上也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職競職盜皆涼也告以涼之不可女面從而覆背之且從而詈我雖曰用人非予也然已指爾作歌矣

桑柔 芮良夫刺權臣也　序以爲刺厲王詩曰滅我立王知詩作於巳滅後也刺王乎刺王臣乎不難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事旣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周則之者文章理之省文治也言旱甚凶荒人心離散不復朋友之倫庶正冢宰皆以救荒貧病不能爲力而趣馬膳夫小臣亦靡不周恤無以不能止者瞻仰昊天不知當若何辦理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憂旱也憂者離貴戚之卿也問何知非王詩曰王曰於乎非王自稱之詞也又曰寧俾我遯黽勉畏去身居天位不應言遯言去也何知爲貴戚之卿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其分尊也曰先祖于摧非異姓卿詩也陌人以爲共和共和時無王王曰二字衍屬也○則序云仍叔美宣王當必有據

曰此序之巧爲撒也前篇爲崧伯後篇爲吉甫此不舉其人不足徵信春秋有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定爲仍叔殊無據而斷其非仍叔也然其是否于詩義無涉也即詩言詩可耳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甫即尹吉甫也　則詩爲吉甫作則甫自不應作吉甫維日以甫爲甫侯國茫甫以甫爲仲山甫亦未見其是也詩爲贈申伯作而別入以不知誰何之人無一語照應必無是理意申伯行時尹吉甫以詩送之而此詩人總其前後之事合而美之故有召伯有傳御精云吉甫作頌以斷申伯正應生甫及申一部吉甫之頌不傳于世耳而序以爲吉甫作豈吉甫自作而曰其詩其風乎何人斯曰作此好歌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近當是迣字之譌辵走形相似也[illegible]行也王猶行謹敕與下章遄字對文蓋申伯[illegible]王命猶未

即行故下章曰信邁曰誠歸又曰式遄其行也南國是式諸侯來取法南土是保衛惠于諸侯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郿在鎬西箋云時王省岐周故于郿云謂在鎬京東南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而還反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文武是憲集傳云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 颺直王崇外戚也召伯以其子代王死宜崇者莫若召伯自不宜以營謝之役勞之而得之定宅營城儆田時粮何瑣瑣也稱申伯之德以柔惠且直四字了之亦未言其有何勲勞篇中提出元舅二字以是見宣王知崇外戚而不知體恤柱石老臣也吉甫之詩或有隱諷故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殆欲受崇者之鮮味其詩而自知退歛也惜其詩不傳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佐獻公仲子入輔于周食采于樊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 贈仲山甫以諷宣王也首章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下五章皆言保天子事末二章言出使而曰式遄其歸又曰以慰其心隱見不當使之城齊也上篇極推召伯之功見封謝之道隆此篇盛稱仲山甫之德見役齊之失計常武一詩窮兵黷武宜其一振復振也○此與崧高爲一人作吉甫作誦與下篇顯父餞之一例穆如清風亦必非自作自渤而序均以屬之吉甫與詩文不符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

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

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

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燭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燕距韓二千里言動遠方之眾且以見燕能盡職也先祖韓侯之祖武王子也八為方伯繼召伯巡行南國者言成此韓城者以韓之先祖巡撫百蠻之功受命為伯也今王錫韓侯以追貊北方之國亦以繼其

先祖爲伯矣籍助也周制兼三代周
禮以九貢致邦國逅子雖周亦助也
韓奕責韓侯不職也厚往而薄來天子所以懷諸侯
也厚往而薄來非諸侯所以自處也而乃不貢
所當貢貢所不當貢也梁山者韓境內山也維禹
何之禹以貢貢成賦者也有倬其道猶曰其遴制尚
在也幹不庭方幹不貢之方也二章之賜三章之
隆隆禮極矣五六章即蹶父之擇婿以形其土地之
物產之豐厚而又益之以追貊之地總結曰實墉
實壑實畝實籍天子之加惠若斯而諸侯之貢不
過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耳珍禽奇獸不貢于國獻
貔皮則太薄獻豹羆則遣祖制矣序以爲美宣王
能錫命諸
侯陋哉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武夫主水戰有淮夷淮南之夷正義云今廬江左右
皆淮会戰伐淮夷在淮水北禦兵于其地也前因
何以水戰武夫主之後因何言陸師王自主之蓋王
兼以陸之師暴地淮南又南至于江乃命召虎濱江
南奉至于南海也非淮夷畔而兵討之也　問何知
王在師中曰觀下章命虎于江漢之滸知王屯兵于
江上也何知淮夷非畔曰無征伐之事而
來歸近于淮曰匪安匪遊自解之辭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舟逐波搖動猶今俗語曰洸蕩也　問詩解洸
作武貌曰此亦因文生義上章滔滔矣不作武解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人有位之稱文人能文事者令其撰命詞以錫山川土田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者有功之于我周受命者自爾祖召公已然矣求二句祝詞猶今云謝恩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考考功也天子曰召公是似是以召公之功考虎之績於不墜祿嘗之意故又以天子萬壽以祝之也

江漢迺獨尙召伯也前二章總王也興淮夷始終古之故曰告成于王又曰王心則寧三四章總召伯南衆始終肯之故曰于疆于理又曰來旬來宣五章王錫命召伯六章召伯答王命而以文德誠王作結詩正與首二章所武夫作對照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祖祖道也用兵國之大事故祖道亦曰大祖也烝民仲山甫出祖韓奕韓侯出祖我兵歸也式曰修故知爲兵歸也戒備也敬承祖道言戒承修我言惠此南國惠此淮浦之旁國也　問舊解皇父爲南仲之後曰小雅以出車爲文王詩自當以南仲爲文王臣更不得不以南仲爲皇父祖矣一誤再誤千古夢夢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戒告也以左右陣法告之也三事就緒總承上二章言所命祖道修部署陣之三事須就緒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舒遲紓安紓紓也保居衛之士作振奮也言王虔安紓而衛士振奮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敦讀作屯截堵截也淮在徐南前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此云截彼淮浦蓋截其去路不使南奔淮夷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

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刺宣王黷武也徐方繹騷少不安靜耳非如獫狁之侵鎬及方也自鎬至徐三千餘里而必親征之徐方震驚必輸誠服罪矣而進未已也曰仍執醜虜言可不執而仍執之也曰濯征徐國言欲如水之滌物一舉而空其所有也結曰天子之功知其有誇大自雄之意矣詩之摽目不過隨舉篇首二字此獨於詩外取義曰常武其後卒有千畝之敗武也而可常乎哉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自外來曰賊自內生曰疾罪罟即蟊賊蟊疾天降生以害人者收天收之也下篇云天降罪罟蟊賊內訌何楷曰蟊賊外至以比師尹皇父號石父也蟊疾內生以比褒姒奄寺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此言蟊賊之害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言蟊疾之害末二句言不可教誨者維是婦寺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

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言罪罟之不收也君子創蟊賊也言罪罟之鞫人其心忮忒譖于始背于竟寧豈不極胡伊之爲慝寘止有甚者如賈人三倍之利而於上之君子識之不止土田人民之奪矣婦人本無公事而休蠶織以圖事干預外政不止鴟梟長舌之厲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富福也狄亦謂蟊賊蟊疾也言夫何爲以禍亂責我神何爲而不福我爲爾舍介于左右之戎狄而惟予不詳類是忌耳是以小人在位不畏天變不弔不祥不知修身威儀不類國無善人而邦國有不殄瘁者乎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網之省文即罪罟也幾同機
言此猶先機後必將更甚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觱觱烈也沸泉湧也檻通
濫觱觱亂也深喻其大也

賊卬刺內亂也前四章言蟊賊蟊疾之害五六章歸
咎于用蟊賊蟊疾之人末章勉其法祖已亂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昊旻也喪喪亂即下文日蹙國百里也言
我方憂天之疾威而天果篤降以喪亂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昏椓靡共承上文潰潰回遹起下文言蟊賊既已內訌昏亂椓喪靡共厥職而以潰潰回遹之人復用之靖夷四方邦國也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臯臯告也緩聲而長引之也言其詔也訿訿毀也言其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歲旱喻虐政草喻邦民箋潰茂之潰當作彙然或爲遺字之訛苴菹之省文水生草也棲苴棲于岸上也言不但不茂棲于岸上絕無生理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彼謂蟊賊斯謂外臣卽靖夷我邦者疏糲也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則粺亦粗也兄外臣之兄卽蟊賊也言昔之居大位者富矣不如今時致富之大今之居卑位者疚矣不如茲時受疚之深彼固疏也此亦粺耳胡不自替正以其兄在內故引而長之也

問兄作況字解何如曰古兄況爲一字故集傳作怳字解然權臣當國未有不樹黨者如十月之交篇皇父爲卿引用番蹶聚禍一類人南山篇云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周家世祿兄弟並顯一得君于內一作虐于外合前篇對讀之則知作兄字解于義爲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頻箋云當作濱池竭喻百姓貧泉竭喻內府空不云自頻自中者言非卌外臣內臣也故曰溥斯害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召旻刺外亂也　此與前篇爲一人作一刺執政一刺方伯也首云無忝皇祖勉法祖也此云不尚有舊歎尊賢也

詩問

棲霞牟應震寘同氏纂

周頌孔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天子道教周備任賢養民遠邇咸服萬物得所故作詩歌其功德告神明以報神恩也此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祠祭也謂文王之詩肅雝顯相德相也記云僾乎有聞慨乎有見是也多士諸侯臣庶助祭者對越在天言乎天也大雅云帝左右不同云

清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說見大雅溢益也滿其量而增加之也收受也

維天之命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餙臣工清其心志也書曰直哉維清典典禮也禋之為言烟也燔燎以求神于陽也

維清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無競猶云不爭也人通作仁謂仁愛四方也與不顯維德句法一例　於戲此穆清之廟也肅雝之相顯降于斯矣多士之秉文德者乎昔對于天令奔于廟令神則丕顯人則不承無射於人有如斯者是何也　有德有與也文之德上同于天感而溢我我其受之以大順我文王世世子孫篤之爾臣工亦當消其心志纘熙文與肇禋以至有成世世爲我周之顧也然則我之承祭而得福者辟公錫之也我子孫其世世保之所爾亦不但以謹侯度承崇也念茲助祭之功其繼緒亦世世象之也凡此皆前王澤也前王與人無競惡愛尊后故四方順之在已修德丕顯天下故百辟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

祀文王之樂歌當合前四篇爲一篇清廟求神也維天之命三章行獻也烈文獻賓飲福也末章總結應首章督分爲四篇未審若何用之豈今成歌清廟明歲歌維天之命抑春歌清廟秋歌維

清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問維清何以爲臣工曰此篇亦隨處分兩對而行交錯綜不易辨讀難顯相丕顯也多士秉德丕承也維天之命言德維清言典德以成已典以立政也維清二字自虞書命伯夷得來伯夷典禮也結語不曰子孫保之而曰維周之禎知對異姓諸侯言之也烈文首章言諸侯稱天子次章言天子保諸侯末章無競二句應丕承不顯二句應丕顯前王不忘應無射於人斯一結如萬壑歸宗包涵無外後世讀之猶覺神往如斷烈文爲一篇神味減却矣問序云維清奏象武也說可從否曰記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清廟曰獻象曰管蓋奏象舞而以管節之如緐詩之類不必於詩文附會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何岐有易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 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於西山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宥寬也猶言蕩蕩也密幽也猶言穆穆也緝熙二句基命之功也靖靖天命也

昊天 祀成王也成王祔祭於文王也傳叔向曰此道成王之德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序以爲郊祀天地毛鄭因之以成王爲成王業然按叔向之言非是斷章正不必執序說以聚訟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 句 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右天在文王右也天南面文王西面是天在文右也集傳云神座東向則配當在昭位亦天在文右也箋解右右爲助與下文既右饗之不衎集傳謂在饌右饌之左右以中言之饌必居中也儀威儀式法度刑遁作型法也伊嘏文王天加福于文王也既右饗之天右文王饗之也言我以威儀法庶來靖四方者皆法文王之典故天加福于文王右文王而饗我將享也我敢不夙夜畏天威以永保天命乎

我將

序祀文王于明堂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天神也天與帝茲舉天言明帝言幽也如文王篇既日於昭于天文曰在帝左右是言也專言天則該帝如大明篇天監在下是也孝經所云則互文也郊與宗對文郊有地宗何所也宗與明堂爲二明堂何所也傳箋求及正義解宗引祭法祀文王而宗武王謂明堂之祀武亦配之解明堂則云舜格于藝祖猶周之明堂是以宗廟之堂爲明堂也其解上帝則云五帝且云五帝之牲當用五色其說集一今者宗魏

書云至于岱宗之宗凡所尊祭者皆曰宗故書曰禋于六宗也明堂天子巡狩駐蹕之所即孟子云王者之堂也舜巡狩歸格于藝祖周變其禮於四方明堂祭文王而推尊於天以文王配享猶禘祭追及始祖所自出與以天起以天結意重在天也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似未盡此詩之旨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巡守之期也天子適四方先柴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也右尊之也百神概言之及河喬嶽所謂望秩于山川也后說文繼體君也上言序天序周也下言序周序諸侯也載戢二句偃武也我求二句修文也肆陳也時是也夏中夏也允王保之允王能保諸侯也

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此柴望之後覲諸侯而告之以爲治也時邁其邦即書所云肆覲東后云云也我祭天而天以我爲子我享百神而百神允我爲后故我得以式序在位偃武事修文教永保諸侯也　呂玉叔以此篇有肆于時夏何遂以此篇爲肆夏且類及執競思文二篇謂即樊遏渠眞聽說不足爲據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爭競也言武王伐紂而有天下是執爭者武王也不知武王乃順天應人以不爭爲烈也斤斤[illegible]詳也簡簡選擇也言簡選多福以降之也書簡在帝心

執競 祀康王也康王祔祭於武王也　序以爲祀武王而詩有不顯成康何或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詩後儒爲祭三王無其例或謂成康非創有天下之君不應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武王克商之後頑民未靖武庚謀逆三年而後定致天下於大平實自成王始也則謂之奄有四方也亦奚不可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有謀慮也堯典欽明文思立粒之省文書烝民乃粒爾卽下章臣工保介也貽后稷貽也帝上帝也帝命猶今云天意也率徧也常恒也言恒法也生民恒之秬秠卽常字義也時夏說見上陳常于時夏句起下二章言思文后稷以教民稼穡克配彼天矣今欲粒我烝民莫非爾臣工所當盡力以至其極者矣蓋后稷所貽之來牟乃上帝之心命以徧育斯人者爾當上體天心無此疆爾界陳常法于中夏也　問爾

字何以異解曰以后稷配天尊之至也而斥之曰爾何其褻也總由誤分章句爾字無屬不得不以之斥后稷矣下文云敬爾在公又曰王釐爾成又曰既昭假爾正是一例葢此詩爲祈穀之作故不侈陳后稷功德而以首二語了之下皆命臣工之詞

思文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釐賚也成成法也卽上文所謂常也左傳訪問於善曰咨茹度也皇華周爰咨度介猶副也臣工農官之長保介則農官之副也臣工咨其成法保介職其趨事也亦又何求須於皇來牟下七句郊祭而祈

所求者此耳如何新畬頌下章率時農夫下六句祈豐而郊郊而後耕當前所亟者此耳蓋全篇以此二句爲樞紐於皇來牟三句應上章貽我來牟二句

臣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二句應王釐爾成二句成王二字是傳寫顛倒當是王成成成卽王釐爾成之成言王之成法既昭假于爾臣工矣故下言率農夫力耕也凡耕必再初耕以疏土耳耕以播種也駿發爾私言初耕也亦服爾耕言再耕也○問成王二字何以異解曰稱成王則爲康王時詩周於農事爲詳當不至康王時始以耕制教之也集傳云成王始置農官周道農官亦必不自成王始也箋郊二字難說則曰成是王事而於上

下文義終覺不順總由誤分章句多方解說終覺唐
突試合上三篇爲一尋其脉絡前後照應何等分曉
則成王二字其爲傳
寫顛倒似無疑義

噫嘻當合三篇爲一篇郊祀后稷配天祈農事也郊
則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日至不卜祈穀
則卜之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
而後耕合三篇對黍之與孟獻子之言合分而爲
三因有起
結不似者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喻客西
雝喻王朝

振鷺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 仈 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 序曰秋冬報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潛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陌入合振鷺豐年有瞽及潛為一篇總言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我客戾止言初至也豐年述其在本國得豐年以承祭也故曰亦有高廩亦亦周也所謂在彼無惡也有瞽嘉其助祭于周也永觀厥成所謂在此無射也重言我客戾止者自助祭時言之也凡諸侯助祭分以四時時為季冬之祭故言薦魚也以介景福主客同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有來至止神降臨也上相字輔相也辟公功臣從予者也商䇿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天

子文武之神也下相字神相之也抑相在爾室皇考武王也人有位之稱即從享之辟公也文武言德業非樂謚也帝典乃武乃文后君也

箋序禘大祖也禘吉禘也大祖文王也首四句求神也五六句薦熟也下文則飲福受釐也　問何知爲文王曰烈考與文母對舉故知爲文王也何知爲吉禘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謂之吉禘周禘禘后稷此但及文王故知非大禘也何知天子非武王曰主祭之人自稱天子必無是理即謂出自工歌之口上對神言亦不宜也何知非武王祭文王之詩曰祭有配乃言右謂在配享者之右也我將祀天以文配故曰維天其右之此亦言右故知東面者爲文王而新致武王之主於昭位也

問論語曰以雍徹鄭註周禮曰徹者歌雍今不取其說何也曰意以命辭辭以達意楚茨言徹事甚詳曰神具醉止曰皇尸載起又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此詩無一字可爲徹僎作註腳者如之何敢

信為徹詩也三家皆亂昧於詞義隨意取之歌雍以徹非必周廟祭祀必以雍徹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無取于三家之堂若概用以徹豈禘祭后稷祫祭太王王季而歌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乎鄭注周禮曰徹者歌雍何其謬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曰者推諸侯之意也章法度也介眉壽介諸侯壽也保龜諸侯保之也思思維也皇皇王即昭考也綏諸侯綏之也純無駁雜也首二句推諸侯來見之意龍旂四句見其來也率見二句朝廟也以介二句諸侯以與祭受福也思皇四句歸美諸侯言皇王之祜丕多又賴烈文辟公綏我以多福且使繼續光明于無

窮也烈文云烈文

辟公錫茲祉福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箋亟言有客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萋通綏白文貌益言帛也且薦也所以薦帛也敦通雕敦琢言玉也發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縶其馬留之也追方言隨也楚辭背繩墨以追曲兮綏綏章也謂旂旗之綏建車左右以章之也韓奕淑旂綏章威威儀也冊禮德車結旌武車綏旌言有威可畏也淫平之衍文並文至近求也从亦壬壬微幸也夷傳曰易也言隨車左右綏其旌以章之既有此徼幸之威則天之降福亦

世易也

兹有客徵予來劉賜綏章以榮之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後武字傳解曰迹箋解卽武王箋義長者傳解曰致也箋解曰老也言至老年而後定其功也中庸武王末受命

武大武一成之樂也傳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云耆定爾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皇王武王也有聲皇王烝哉言皇考思念皇祖常如見皇祖之陟降于庭兮小子夙夜敬承其志於乎皇王亦于小子所繼序思之而不能忘者也

閔予小子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問也落初落也者放熟乃可落率從也悠長也艾治也判渙連作泮奐卷阿泮奐爾遊矣紛繹也繼文王也前章云陟降庭止此云陟降于家庭言明廷家猶室也保明其身猶曰明保其身也閔予將謀落

從昭考于地下乎於乎悠哉朕方未有艾也是以居喪苦苦以將就于地下矣既又判渙而無恙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亡之難惟望皇考紹卑庭之上下于庭近而陟降于家以保明予小子之身也

訪落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首章陟降言文王二章言武王此陟降言天也士事也言茲政作事天必監之也就將用力于學也緝熙光明學有進也佛拂也不順也時通作是仔肩任也言予之學雖漸緝熙于光明而仔肩之重不必其無拂也仔肩而有所拂尚望示我以顯德行也

敬之上三詩當合爲一篇成王免喪告廟也有章思成也商頌賚我思成二章訢保也保其身也三章訢佑也佑其行也假樂保右命之　閔訪落與舊解大異曰成王居喪年方十歲免喪時年十三耳如嬰兒失母孃嬛無告發而爲文至誠至性詩文明言之曰以保明其身後人舊取進德修業等語以爲能見其大訪落二字自傳箋已作謀始解矣合三篇作一篇讀之當知古人不敢輕身故特立一官曰太保身立而德乃可修也

予其懲句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荓蜂傳解作掣曳與下文辛螫不符集傳本爾雅訓荓作使蜂不可言使也荓從甹甹帶也荓蜂言以荓蟆蜂故曰自求辛螫也二句喻管蔡桃蟲喻武庚多難謂新遭武王之喪集蓼謂武庚叛也

小毖 告殷畔也予今者有所懲而毖後患矣以荓屏蜂自求辛螫從無然也桃蟲生小能翻大鳥今始信也未堪家多難矣而又集于蓼乎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俶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澤通作釋澤猶云釋釋言土疏利也其有成熟來耔者復以耘苗汨器役之亦猶之耘也略通作[illegible]

利也有俱言耕其耕澤澤而耕也有器其耜俶載南畝而耕也應去田間草也此句言耘耔之陳者曰穡新陳相積積而爲萬爲億故曰及也此三句言穫飲飲香椒酒香楚辭奠桂酒兮椒漿胡考之省文胡考猶今云白髮老也上七句言承祭燕賓且寧也有且承酒醴下七句今今時也斯今不貴爾下八句言不敢必豐年之爲而有爲不敢必今時之豐而斯今振興起也振古猶云邃古也言隆盛時之豐收如茲也

末三句總結

載芟 祈報通用之樂歌與良耜互文見義序以此爲祈良耜爲報無從確據集傳通主于報或駁之謂祈豐年云降福孔皆此無其文似不可言報然良耜亦無其文又如何言報耶沈守正曰言祈則皆豐穰之辭言報則述其已然之事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趙耘器今謂之鋤也上篇詳言耕此畧耕而詳耘上篇詳言苗之生此畧生而詳穫且補言足食故凡兩篇言一事者多互文見義也合下篇言燕賓承祭亦上篇於燕賓爲詳此篇於承祭爲詳也

良耜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吳古之虞字不吳吳不敖史記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驁泮水篇不吳不揚衡方碑作不虞不揚虞誤也不吳言不妄言也
敖傲之省文

絲衣 恂人曰此與夏粡爲一篇而誤分之也上二篇鋪敘籥事絕無異同載芟先言承祭燕賓養老而結之以振古如茲此篇先言續古之人而後及于承祭燕賓養老載芟曰胡考之寧此曰胡考之休按之經文共說爲不誤也序以爲繹賓尸傳絕無發明至箋始多方附會之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時候也後數篇同造作也今所云兵法韜畧也嗣嗣用兵也爾公謂周召也師師旅也

酌 疑爲大武五成之樂記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於爍哉周之師時之晦也遵而養之時純熙

矣乃大介而用之令我寵而受之者蹻蹻王所
造也後有嗣用兵者實維爾二公尤能師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天命句承上文言覩年之屢豐知天命之不解也士
土字之訛與下家字爲韻保有厥土即保此萬邦而
又以此萬邦保定厥家也終之以於
昭于天皇以問之後綏以崇天子也

桓大武六成之樂也傳曰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賚大武三成之樂也傳曰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
求定記曰三成而南　此告天下之詞也言文王

國治勤勞久矣我應受之也受之而敷布于時得以行賞罰之典于天下天下之人其繹思也我徂代商亦惟求天下之安定耳此時之命周之命也天下之人其繹思之也上繹思思文王下繹思思周命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於繹思

猶由也水由道也翕合也合于河也二句狀山水形勢也箋解允猶二字屬上句大謬敷猶云徧也釋文曰章末於繹思三字毛詩無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孔疏曰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今按無此三字則文義不完上篇有時周之命於繹思七字此篇同增此三字增多少神味猶商頌兩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也以於繹思三字爲衍時周之命又何不以爲衍也

般 疑為大武四成之樂記曰四成而南國是疆於皇哉應運之周也陟其高山而見嶞山喬嶽允猶翕河遂而無極至於敷天之下凡諸侯國此山河問者皆於此時衆而朝對於其周誠以此時之命為周之命也於廟諸侯其樂[illegible]之也　武樂一成曰武統六成以為吉也三曰賚行賞錫之典也四曰般盤桓也巡守周行四岳也五曰酌酌量也擇賚者以為輔也六曰桓武之成功也二成之歌今失之矣

周頌三十一篇 合清廟下四篇為一篇合烝文下三篇為一篇合閔予小子下三篇為一篇合良耜絲衣為一篇則為二十三篇再合振鷺下四篇為一篇則止二十篇矣

魯頌 魯之有頌也說者以為僭矣然竊有疑焉諸侯有廟則有祭有祭則有樂有樂則有詩其樂為迎用之詩乎抑各肖其先君之功德而別製一詩乎其詩名之為風乎名之為雅乎抑名之為頌乎

意諸侯於天子異者廟也祭也廟天子七諸侯五祭天子禘其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不可同也侯有美之也天子美其先王諸侯美其先君不必異也如謂諸侯不得言須則必別有名目而六經之中不概見何也曰何他國無而魯獨有也意各國之須隸之工師傳諸子孫不陳於天子不采於太史周無從而輯之魯何自而考之今三百篇魯所藏也則以本國之詩附之周商之間猶費誓秦誓之列于書也無足異者故吾爲魯之僭僭郊也僭禘也僭八佾也不必其僭故頌也序曰魯人美僖公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信是言也是僖公之以前有廟祭無歌詩矣且請於天子而後作尊之也重之也春秋又何不一書也於郊氏敬曰成王賜以康周公者禘耳而不同於天子之禘天子追王所自出魯但祀周公不追所自出並祀文王故詩亦止云周公皇祖也大郊祀天於冬至若所穀則于故魯春秋言啟蟄而郊是僖亦未嘗郊天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祭馬祖也騋牝三千牣牧畜故兼言牝此頌其駉故專言牡也傳曰諸侯四[illegible]馬四種[illegible]有戎

馬田馬駑馬孔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言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也三章言田馬尚疾故云繹繹善走也四章言駑馬主給官中之役貴肥壯故云祛祛彊健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穀百穀也詒通作貽　問穀字何不作善字解曰上
文云歲其有正于穀字符合前儒解此類句務取精
細以爲能見其
大往往失之

有駜　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飲酒于序以養老焉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四

王制出師就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祀伯禽也　序以為頌僖公今以為祀伯禽者禩宮周學也必當作于始封之日此一證也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此又一證也但其文體不似周初封時或後人追頌之作與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禖閟通言姜嫄禱于高禖而生稷疑魯亦有高禖之廟故頌及之降之百

穉降之以嘉種之福也奄有下國有于國中也奄有下土則徧天下矣故重言黍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翦爾雅釋言齊也言國家與盛從與商齊等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

此言以郊祀后稷獲福也郊有二春秋書郊皆言祈穀之郊非日至之郊也祈穀之禮天下通禮也祈穀於郊不聞郊之外更有一地祈穀以稷配不聞稷之外更有一人何獨以僭責魯也明堂位成于漢儒彼見春秋有卜郊之文遂假孔子之言以成其說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常祀周公也虧損也崩裂也不震靜也不騰平也皆言岡陵也三壽人與岡陵同壽如則也倒裝句也此

言以嘗祭周公獲福也○周白牡爲周公牲其說是否曰此何休公羊註說之也周尚赤故天下皆用騂周公用白就是其制大于崇之天子必不復用之後人僭其禮後人豈復自知其僭而嫌其牛也騂牲一者特薦也曰牡騂剛者蓋兼也時爲秋祭故用白大田報賽在十月之後故曰以其騂黑也以是知古人祭品大者遵王制小者隨時令也剛通作犅牡牛也牡與剛對則牡爲統詞羊豕皆可言牡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此言以威遠後福也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僖公四年從齊伐楚盟召陵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僖公伐邾取訾會淮救徐具見春秋皆東方之國故曰遂荒大東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右三章言以服荆獲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 頌僖公也○閟宮以爲僖公生時之頌曰魯豈不知頌之用於廟中乎不用於廟而謂之頌乎

此詩之作全是剽竊商頌閟宮追及姜嫄是用元鳥濬哲二詩脫胎中間鋪敘亦不脫二詩窠臼其暢言壽考者是自殷武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生出徂來一章則全襲殷武矣表奚斯者亦出濬哲有實維阿衡一語也而其勝詞誇靡則宣後之文風然也如以爲生時作則殷武亦可云生時作乎

魯頌四篇

商頌 孔氏穎達曰商頌祭其先王述其生時之功非以成功告廟其體異于周頌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猗讚者阿猗那俱猗儺也言聲容之盛也和平謂逆管也依依鼓管依之也穆穆厥聲言無聲也即所謂於假無言也奕如奕碁之奕借以形舞有容也世日自古時日在昔人日先民

那序祀成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尚聲者樂由陽作先求諸陽也臭味未成者未用灌求用牲也滌蕩其聲樂三闋則此詩詩之首四句一闋也曰衎我烈祖自神言之也次八句二闋也曰穆穆厥聲自主祭者言之也次四句三闋也曰亦不夷懌自助祭者自

之也履言鼓者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樂者之主樂之所由成也就事有倫則合樂工主祭助祭者總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秩積也申錫二句推烈祖之意也戒備也平均調也鬷假無言主祭者自謂不煩戒令也時靡有爭謂助祭者

烈祖　祀成湯也那爲求神之樂此爲受釐疑尚有迎牲裸獻之樂散失之矣　嗟嗟我之烈祖有多積之祜將錫也若曰我將申錫無疆及爾承祭之所矣故我載清酤以求神而神即賚我以思成我奏和羹以奏假而神即綏我以眉壽我合萬國之歡以假以享以見受命之溥大而神則迎自天之豐年來假來享以降我無疆之福顧我烝嘗此湯孫之將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降猶分元鳥降也古天子於是日率妃嬪禱于高禖之廟以所子契禱而生故曰降而生商湯八世孫遷于殷故曰宅殷土也古集傳猶昔也正猶書所云割正也域疆界也四方本國之四方也首三句總提宅殷句即當前言之古帝二句追述湯為諸侯能正疆界之四方也方猶言始也有圖之假借九有即九圍也有轉音讀若以以圍通音也言湯能正四方上帝始命為天下君奄有九有也先后湯以後之君也殆危也言歷代之先后受命不至于危殆者賴有武丁為之孫子也商中衰而武丁中興也武王言以武王天下也靡不勝如伐荊楚鬼方是也龍旂二句成功告廟也邦畿二句重疊疆土也四海三句言開辟之廣視九州尤大也景員三句言殷得形勢應宅殷土芒芒句

元鳥　祫祭也問何知為祫曰言契言湯言武丁故知為祫也然其文義注重武丁故序以為祀高宗疑此因武丁初稍祫祭一時嘉中興之烈故述武丁之功業為多云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一句是一疑案箋謂禹敷土之時有娀氏之國始大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契於禹並事不生于敷土之後封之封亦非堯又云帝是黑帝無一合處或引魯語殷人帝舜而祖契以契爲舜子孫于六經中詳求之亦無可據皆不如集傳說爲長矣帝爲舜子爲有娀之子立立爲司徒也元鳥言生商者生契也此言生商者契生子孫也傳於元鳥篇無解此篇云契生商也與集傳說同

立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契因元鳥降禱而生故以元爲瑞而尊之曰元王也桓武也撥今俗語曰撥轉也百姓不親遜而撥之達

親遐也小國言始封也大國以功益土地也達通也
履踐也率循也越過也不越五典也視示也發
感發也言示之小民而民皆感
發所謂達也相土契之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湯齊傳云至湯與天心齊也日躋德日進也遲遲不
迫也昭假遲遲言化民也上帝是祗事天也式法也
言帝命立式
于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球執玉也所謂
玉帛之會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共供之省文猶今云供給也所行而國供給所謂兵車之會也駿厖良馬也一梓日俞其有力下國皆於負戴也不震不動不変弱也不戁不竦不畏强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遂生也達長也苞本也喻桀蘖萌芽也三蘖喻昆吾韋顧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中葉謂湯以前有蟹曰業湯前中衰也降禮下之也湯以天子下于伊尹尊而後臣之也

長發 序大禘也宗廟之祭祫禘爲大祫之爲言合也自始祖以下已祧之主未祧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禘之爲言諦也審諦昭穆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或謂配之者惟始祖一人然既曰審諦昭穆似羣廟之主皆在也故程子曰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其前是謂諦也何休曰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楊氏曰詩述元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之帝爲闕端云長發其祥明是指帝嚳而言豈必詳嚳之名而後謂之帝嚳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上章言化外之國莫不尊親此章言中國之侯無不威服右二章告諭荊楚之詞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天命降監畏天也下民有嚴畏民也故賞不敢僭罰不敢濫而敬天勤民又不敢怠荒暇逸也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言天子封建諸侯是諸侯受福於天子也而商邑翼翼為四方之極則爾下國亦當常此朝來也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外攘荆楚內建侯國聲威赫濯矣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故曰壽考且寧政教興盛至今不衰故曰以保我後生廟享不祧因其宜耳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殷武序祀高宗也集傳此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

商頌五篇

周南十一召南十四邶十九鄘十衛十王十鄭二十一齊十一魏七唐十二秦十陳十檜四曹四豳合六小雅八十大雅三十一周頌合二十魯頌四商頌五共二百九十九篇